



09

法国历史轶闻

法国历史轶闻

第二卷

北京出版社

K565.09

1

:2

法国历史轶闻

第二卷

〔法〕G·勒诺特尔 著

王鹏 陈荅敏 译



141248

北京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作者G·勒诺特尔是法国知名历史学家，长期从事历史轶闻的搜集和撰写工作，书中通过大量迄未公诸于世的材料，或根据一些已经绝版的历史著作，写出了一个个意趣横生的小故事，从不同的侧面介绍了法国的历史事件。

全书分三卷，这是其中的第二卷，讲述了法国大革命和帝国时代的一些历史事件。

TROIS SIECLES D'HISTOIRE

DE FRANCE

La Révolution et l'Empire

G. LENOTTE

Librairie Académique Perrin

(根据1977年版译出)

法 国 历 史 轶 闻

第二卷

[法] G·勒诺特尔 著

王鹤 陈祚敏 译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发行所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开本 18印张 231,000字

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4,000

书号：11671·188 定价：1.30元

目 录

大革命时期

1. 马丁·多什·····	2
2. 大惶恐·····	7
3. 巴士底狱的胜利者·····	11
4. 一年后的“7月14日”·····	17
5. 吕西勒·德穆兰的隐秘·····	21
6. 8月10日事件的目击者·····	27
7. “已故”的德果阿·····	33
8. 和丹东的一次谈话·····	37
9. 《马赛曲》·····	43
10. 革命士兵·····	49
11. 马拉夫人·····	6
12. 德·拉梅特脱险记·····	73
13. 哥贝尔·····	78
14. 起义者·····	82
15. 共和二年的“教廷大使”·····	87
16. 革命法庭的医生·····	92

17. 佩尔奇	98
18. 年轻的囚徒	102
19. 圣·拉德贡德寺院	108
20. “小鸡”	113
21. 玛斯军校	117
22. 康邦——通货膨胀的“卫道士”	123
23. 山岳党人罗姆	129
24. “木腿”杜普雷	134
25. 当年的公务员	139
26. 一名退休的议员	144
27. 贬值的纸币	151
28. 一个温和派的下场	155
29. 夏尔阿尔马先生	161
30. 西哀士大权旁落	165
31. 勃多	171

帝国时期

32. 拿破仑一生中的三个时期	178
33. 中尉副官	193
34. 约瑟芬皇后	199
35. 科学院士波拿巴	214
36. 埃及研究院	219
37. 圣—尼开斯街	225
38. 共和十二年	231
39. 教皇来到巴黎	236
40. 拿破仑的谈话记录	252
41. 皇帝的文书	258

42. 拿破仑的士兵	263
43. 贝雷齐纳河里的遗弃物	267
44. 卡拉德	273
45. 马拉—勒普勒蒂埃·蓬斯	278
46. “木腿将军”	285
47. 帝国军队的圣贤	289
48. 康布罗纳的豪言	294
49. 圣赫勒拿岛	298
50. 上校皮昂柯沃斯基侯爵	303
51. 安托马什	308
52. 灰色的大衣	313

大 革 命 时 期

1. 马 丁·多 什

1789年6月20日，凡尔赛宫。早晨九点钟，天空阴霾，大雨滂沱。第三等级的代表们沿着尚梯也街，三三两两地朝凡尔赛宫走去。他们将在皇宫的娱乐厅开会。到了指定的大门口，他们却停住了脚步。为什么不进去呢？遇到什么麻烦了？原来，国王将要主持御前会议，工人们正在整修内部，所以一队卫兵奉命把他们拦住，不让他们进去。第三等级的先生们就象一群“不听话的小学生”，被关在大门外。人渐渐增多，他们的不满情绪随之变得越来越强烈，心头的疑虑也越来越重：朝廷的这一挑衅莫非是解散三级会议的前奏？堂堂的国家代表岂能容忍这类蛮横无理的举动！必须给予坚决的回击。怎么办？上哪里去提抗议？直接进宫晋见国王？可路易十六眼下并不住在宫内，而是住在马尔利。人群中，有人高呼，“到马尔利去！让我们到马尔利去！”可是国王会接见他们吗？更何况从凡尔赛到马尔利要走十几里路，道路因阴雨连绵而变得泥泞不堪，总不能带着满身泥水去见国王。代表们围在大门口，群情激昂。他们一致认为，决不能退让，否则三级会议就要完蛋，人们的希望也将成为泡影。因此，无论如何要按原定的计划开会。此时，巴黎的一位著

名的医生吉约坦博士大声说：“让我们到网球庭去！”他的建议很快被采纳了。于是，第三等级的先生们打着雨伞重新上路，三五成群地向网球庭进发。一路上，他们这副“溃不成军”的狼狈相引起不少行人的围观。一个半月前，他们满怀希望，兴致勃勃地从全国各地汇集到首都，准备参加三级会议。如今，竟连个开会地方都还没有着落！他们对朝廷无理关闭“法律圣殿”的粗暴做法愤慨到了极点，决心不让三级会议夭折，哪怕豁出性命，也在所不惜。

网球庭建于1686年，是专供路易十六和王太子打球的场所。门楣上方的石块上雕有一个象征国王权力的太阳。一进门，便是大厅。墙壁一半高的地方有一排窗户，光线从那里射进来。每扇窗户上都装有网罩，防止球飞出去。大厅四周是廊廂，用挡板围着。那天，将近六百名第三等级的代表涌进了网球庭，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这座当时已有一百年历史的旧建筑将因此被载入史册。这时，已有十一点来钟。马路上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由于大厅里总共只有几把椅子和几条长板凳，代表们只好站着，人声嘈杂，看来很难在这块狭小的地方讨论问题，除非有人出面维持秩序。大家七嘴八舌地推选曾经主持过国民议会辩论的巴伊先生^①为他们的主席。但是，在这一片喧闹声中，谁也听不清他讲些什么。人们只得用几块木板，搁在两只酒桶上，临时搭个演讲台。这样一来，总算可以开始讨论了。

但场内的秩序仍是乱哄哄的。挤在外面马路上看热闹的人只听见里面吵吵嚷嚷，热闹非凡，并不时传出诸如“我们发

^① 让·西尔万·巴伊(1736—1793)，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自由立宪资产阶级领导者之一。——译者

誓”和“国王万岁”的叫喊声。看来，这些初出茅庐、缺乏经验的代表们对国王倒还没有什么恶意。最后，格勒诺布尔的代表莫尼埃为了使大家发热的头脑冷静下来，建议用宣誓和签名的方式，庄严宣布，“在宪法完成及其基础巩固之前，他们决不解散，集合地点则可依情况而定。”全场顿时沸腾起来：有的拼命跺脚，有的使劲挥动手臂和帽子。趴在窗口上或站在廊厢里的群众也被他们的热情所感染，不由自主地跟着他们一起叫喊。巴伊要求第一个签名。其他代表按地区和姓名字母的排列顺序依次在誓言上签名。他们激动得连气都透不过来了，一个个绷着脸，紧握双拳，眼睛里闪烁着泪花。他们仰望天花板，仿佛已经看到了光辉灿烂的明天。他们的心理充满爱国主义激情，毫不迟疑地发誓，为了人民的事业，不惜赴汤蹈火。他们当中的勇敢分子米拉波^①宣称：“我签名，因为我知道，我在巴黎将因此而受到象最近有人把我的模拟像当众处以车轮刑一样的待遇。但是，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代表们的狂热和献身精神是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挡的。

突然，发生了一阵起初不为人注意的骚动。当有人把笔递给卡斯特尔诺德利的代表马丁·多什时，他说：“我的选民派我来不是为了侮辱和反对朝廷的。我抗议这种宣誓的做法。”他的话音刚落，周围的人就立即群起而攻之。巴伊提醒他不要破坏第三等级的一致性。但是他不肯让步，强硬地回答说，“他不能执行未经皇上批准的任何决议。”巴伊则强调：

“代表可以弃权，但无权反对国民议会全体成员的意愿。”多什不顾众人的反对，在自己的签名旁边毅然加上“反对”二

^① 奥诺雷·加布里埃尔·米拉波（1749—1791），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活动家，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利益的代表者。——译者

字。这时，站在他身后的一个人扯开嗓门，声色俱厉地高喊道：“我向诸位报告，马丁·多什居然签名表示反对！”全场哗然，纷纷斥责这个叛徒。刚才讲话的是谁呢？他是巴黎的代表、文学院院长卡苗。愤怒的人群朝马丁·多什涌去，把这位叛逆者团团围住。他们把他指给趴在窗口上的那些普通老百姓看。唏嘘声和辱骂声响成一片。在当时的情况下，马丁·多什居然没有被人用刀捅死，这简直是个奇迹！因为他只要一出大门，就立即会被怒不可遏的群众撕成碎片。他之所以能保全性命，多亏一个名叫吉约的看门人的帮助：在看门人的指引下，他从一扇边门溜出大厅，很快消失在凡尔赛迂回曲折的深巷小街里。为了平息这场风波，会议主席巴伊宣布，这份独一无二的抗议文件将作为言论自由的明证，存入档案。有马丁·多什签名的那份会议记录至今仍陈列在档案馆的玻璃柜里。不过，名字写得歪歪扭扭，很难辨认，由此可见，马丁·多什当时是在心情异常激动的情况下签名的，或者是在别人推搡和阻拦下，挣扎着签的。

第二天，巴伊再次劝说多什不要固执己见，但失败了。他只好建议多什先避避风头，暂时不要去国民议会。可是，马丁·多什并不害怕，他心里十分坦然，照样与其他议员坐在一起开会。立宪议会被解散之前，他一直担任议员。不过，他很少在议会辩论时发言，从当时的议会记录来看，他仅发过一次言。大家知道，1791年，在国王正式批准宪法的那一天，当国王进入议会大厅时，全体与会者为了维护议员的尊严，一丝不动地坐在座位上，既不起身也不脱帽。只有一个人是例外，那就是马丁·多什。他决心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愿随波逐流，所以唯独他站了起来。

马丁·多什退出政界后，回到自己的家乡，从此不再过

问政治。但是到了恐怖时期，他险遭一名无套裤汉^①的暗杀，后在图卢兹被捕，身陷囹圄。要是社会保安委员会^②知道，他们抓的这个人就是当年网球庭的叛徒，那就一定会把他送上断头台。幸亏他的名字在犯人的花名册上被拼写错了，所以典狱长误以为他是出生在热尔省省会的另一个名叫马丁的人，这才使他得以死里逃生。

马尔方教授在他编写的奥德省地方志里，专门介绍了一些历史人物的情况。这些人早已被人遗忘，但是他们都具有百折不挠的精神。马丁·多什便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个。恐怖时期结束后，多什又回到卡斯特尔诺德利，专心经营他的庄园，对其他事情一概不问不闻。他对昔日的同事并没有耿耿于怀，也不想炫耀过去的那一段经历。他万万没有想到大卫^③在那幅描绘网球庭宣誓场面的著名油画里，居然把他放在前排引人注目的位置上。大卫是一个狂热的革命者。马丁·多什在他的笔下竟成了一个吓得面如土色的可怜虫：他软瘫在椅子上，两臂交叉在胸前，羞愧地低着头。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已故历史学家布雷特在谈到1789年6月20日那一天发生的事时，曾公正地指出：“马丁·多什远不是一个优柔寡断、胆小怕事的人。面对六百名怒不可遏的代表和在一大群围观者的漫骂声中，他以最大的勇气，坚持自己的观点。”那个提议代表宣誓的莫尼埃三年后痛心她表示：“这是对皇权的侵犯……今天，我对过去的行为深感内疚……”要是多什能

① 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对广大革命群众的流行称呼。——译者

② 雅各宾派的专政机构之一，主要任务是向国内反革命作斗争。——译者

③ 雅克·路易·大卫(1748—1825)，法国古典主义画家。曾参加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译者

听到这些话，他一定感到万分欣慰。他于1801年逝世。很多他生前并不认识的人以及后来包括路易·勃朗^①在内的最倾向于大革命的不少历史学家都认为，象他这样性格的人应该在历史上享有一定的地位。巴伊、布卓、拉博、圣安蒂安、罗伯斯庇尔、佩蒂昂等人，他们虽然亲身参加了当年这一激动人心的宣誓，但是，当他们后来身处绝境时，也一定会想起那个因预见到暴风雨即将来临而遭到责难的马丁·多什。

2. 大 惶 恐

1789年7月29日，夏玛的一名公差风尘仆仆地赶到圣赛雷。他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神色紧张地通知当地居民说，四千名土匪已经逼近这里，情况十分危急，必须立即武装起来。不一会儿，又有消息传来：邻近的布里文、图勒、莫阿萨、阿根达和马太尔已经变成一片火海。惶恐不安的圣赛雷居民纷纷拿起武器，准备对付土匪的袭击。但是几天过去了，他们连一个土匪的影子也没有看见。原来这只是一些毫无根据的谣传，全国各地都很平静，根本没有发生什么意外事件。

也就在同一天，关于英国军队在法国登陆的消息一下子传遍阿图瓦的各个村庄。与此同时，有人说，德国人也已

^① 路易·勃朗（1811—1882），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历史学家。
——译者

打进来了；又有人说，土匪在全国各地奸淫烧杀，抢劫掠夺，虽然这都是一些道听途说，谁也没有亲眼目睹，但是人们都成了惊弓之鸟，纷纷逃往城市或躲进深山密林。

还是在7月29日那一天，晚上8时许，属于艺市教区的布律拉特神甫手下的一名仆人骑马来到鲁雷—勒—格拉夫雷的一个村庄。他一下马，就大声喊道：一千五百名土匪在血洗了安多叶之后已转向圣根德图阿。一小时后，格拉夫雷盐税局局长也接到类似的通知，他立即率领他的下属以及一百名手持长镰、叉子和棍棒的农民赶往圣布里叶。村民们吓得六神无主，毫无目标地到处奔跑；鲁雷的神甫为了祈求上帝的保佑，从下午四时起一直祷告到晚上九点多钟。

在克尔西、皮卡第、曼恩和王国的其他最边陲地区，几乎同时发生类似的事情。“他们来了”的消息不胫而走，差不多传遍了全国的乡村。但是，他们究竟是谁呢？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人们被一些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消息吓疯了。男人们拿起旧枪、大刀、长矛、叉子、长镰、禾枷、棍棒等，准备自卫；妇女和儿童全部躲藏起来。人们把家中值钱的东西埋在地下，至于房屋、家具、庄稼、牲畜和其他一些无法匿藏的财物，只好忍痛丢弃。几个小时内，各地农民争相逃命，一片混乱。次日，当他们得知，这原来是一场虚惊后，才放心地各自回家。

拉瓦尔市的一名纺织工人曾在他的日记中详尽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大惶恐”的那一天，附近的农民象潮水一般涌进城来。他们逢人便讲：“那些人每到一处，就大肆抢劫。”

“那些人究竟是谁呀？”城里人问道。

“他们的人数可真不少！”

“他们现在在哪里？”

“就在附近。”

“谁见到过他们？”

“我们不清楚，只是听别人说的。”

城里很快挤满了逃难的人。不少好心的居民听说有的人的庄园已被大火烧毁，当即表示愿意捐款救助他们。

逃难的人群刚要朝克拉翁走去，忽然听说，那里危险，应该改去福尔赛，于是赶紧折回来。但是没走几步远，又听说，不能去福尔赛，而应该去威色里才比较安全。人们被各种自相矛盾的说法弄得晕头转向。整个上午就是在奔跑和恐惧中度过的。到了下午，当大家明白过来时，不禁对上午的那副狼狈相哑然失笑……

7月30日凌晨二点，在蒙吕松附近的内里，忽然一阵叫喊声划破寂静的夜空：“快拿起武器！快来人哪！我们家房子起火了！”有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根长叉，在街上狂奔，并大声呼救。长叉顶端系着一张纸条，上面写道：蒙吕松地区“危在旦夕”。神甫慌忙叫人敲响警钟，居民们纷纷拿起武器，集合在一起，前往蒙吕松救援。但是，蒙吕松的居民并没有受到任何威胁，所以他们不需要什么援助。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他们又怎么能供养得起呢？于是，从内里来的人只好快快地回去。当天下午，又有三个骑士模样的人，一阵风似地来到内里，他们高喊：快到利摩日去！那里遭到了土匪的袭击！

利约内、香巴尼、奥弗涅、利穆赞、圣东日、旺代、色当、盖雷、图卢兹和蒙托邦都发生了类似的怪事。所不同的是，所谓土匪的人数已由三、五千人上升为“三万人”了。这一可怕的消息迅速地传到了最边远的地区。在下阿尔卑斯省和塔朗坦兹省，居民们惊恐万状，没命地逃下山来。位于

迪朗斯河畔的小城镇塞恩整个都沸腾起来了。雨格侯爵亲自率领七百人的一支队伍，火速赶到塔拉尔，准备抗击敌人的进攻。

当时还没有电报和电话，但是消息怎么会如此迅速地传遍全国呢？它们是从哪里传出来的？要揭开这个谜，那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因为情况错综复杂，很难搞个水落石出。事后，在一些地区，有人报告说，他们确实见到过散布这类可怕消息、并鼓动人们拿起武器的神秘使者。据说，一位骑士曾深更半夜闯入蒂维也的一个木匠家里，命令他立刻赶制二百根标枪。这位不速之客说完话后，扭头便走，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和地址。但是标枪做好后，一直没人来认领，最后只好统统交给地方当局。一般人认为，这类事情纯属无稽之谈，不可相信。不过，应该承认，从事后的一些蛛丝马迹来看，这段奇特的历史多少还是有点事实根据的。

这场大规模的阴谋究竟是谁策划的？其目的何在？有的人归罪于奥尔良公爵，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是米拉波干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大革命的领导人”与整个事件无疑是有联系的。为什么呢？因为经过长时期的“发动”，巴黎人已于7月14日按照革命政党的意图行动起来了，而在广大农民头脑中，忠君思想则根深蒂固，他们对革命漠不关心。怎样才能激发他们的热情？怎样才能迅速地把他们武装起来，同时又不让政府抓到任何把柄呢？早在几年前，政府在乡绅的要求下，以防止偷猎为借口，没收了农民的枪枝，在市场上也很难再买到火药，所以当时的法国农民手中几乎没有什么武器弹药。当关于土匪袭击的消息一经传开后，他们便纷纷找庄园主或到附近城市的军火库，要求发放武器。既然这是为了抗击土匪，那么，谁也无法拒绝这个正当要求。例如在利摩

日，军火库里的枪枝弹药一下子就全部发光。短短的几个小时内，全国各地的工人和农民，在地方当局的怂恿下，都变成了全副武装的士兵。

差不多与大革命同时代的历史学家昂盖蒂尔曾写道：“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一天功夫，整个王国全部武装起来了。正当巴士底狱周围炮火纷飞的时候，成千上万的农民在大路上涌来涌去，嘴里高喊：‘快拿起武器！土匪来了！’转眼间，一支人数庞大的民兵在全国各地组织起来了，就连最老实的人也拿起了武器。”这位历史学家还披露：法国国内的骚乱刚刚冒头，英国大臣皮特^①就要求议会批准二千五百万英镑的秘密拨款。这笔钱可能被利用来为那些反对法国朝廷的叛乱者购买武器。

对于这一骇人听闻的说法，还需要进一步考证。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大惶恐”决非群众的自发运动，而是一场大规模的革命演习。

3. 巴士底狱的胜利者

根据在场的目击者罗西涅奥估计，7月14日那天晚上共有六百人参加攻打巴士底狱。尽管这个数字在几个月后增加了三分之一，但在今天看来，仍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按现在

^① 威廉·皮特（1759—1806），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领袖之一；反对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战争的主要策划者之一，曾任首相。——译者